

杜维明：儒家“和而不同”的人文精神

哈佛大学讲座教授、浙大光彪讲座教授

《论语》曰：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。杜维明以为，“同”与“和”是有区别的，“和”的对立面是“乱”和“同”。“异”是“和”的必要条件，没有“异”就不能“和”。儒家“和而不同”的人文精神更多讲的是“求同存异”……

儒家传统是一个划时代、跨文化，同时也是多学科的一个文化现象。

说它跨时代，因为它是从曲阜的地方文化，逐渐成为中原文化主流。自 11 世纪开始，又从中原文化的主流逐渐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。它对越南、韩国、日本和海外的东亚社会都有一定的影响。所以很多人认为儒家传统是代表东亚文明圈的一个思想传统。

说它跨文化，因为它不仅是中国的，也是越南的、日本的，朝鲜的，也可以说是海外东亚社会的文化。

说它多学科，因为我们可以从历史、文学、宗教、人类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各方面来探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。

今天我们想问的是：有没有一条思路、一种理念，可以把这么一个划时代、跨文化、多学科的复杂现象串起来？也就是说儒家所体现的人文精神，是不是有现代的意义？有全球的意义？它是不是能够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？另外，面对未来的世界，它不可能也成为全球人类的一个参照？

儒学——为己之学

说儒家是一个生命的学问，是身心之学、性命之学，一般没有很大的争议。它一方面讲修身，一方面也讲人和自然、人和天道能否互相感动的问题，可是我想说儒家是“为己之学”——希望能够为自己培养创造自己的人格。儒家传统就是一个学做人的传统，那就是一直在学习做人的过程中展现它的价值。

儒家所理解的“己”就是个人，但他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，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。他是变化的、发展的，希望能在逐渐的变化发展中，成全和展现自己。所以他不是孤岛，儒家没有发展成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，而像一条河流。儒家的终极关怀就是如何做人，如何完成自己的人格。儒家所谓的“己”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尊严和独立性。这个中心点，如果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自我认同。一般的理解是，儒家比较注重关系网络，注重人际关系，注重社会性，所以人们常常把儒家当作一种社会文明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，儒家仍有强调主体性的一面，真正了解儒家，就把个人主体性和社会性的关系网络配合起来，这个中间就有“和”的问题，也有“异”的问题，有调节的问题，也有矛盾冲突的问题。因此儒家是非常现实的，不是空谈。

那么儒家对“己”的期望是什么呢？简单地说，儒家希望每个人不要做一个损人损己的人；不要做一个损人不利己的人；不要做一个损人利己的人；也不要仅仅满足做一个利己也不损人的人。儒家最希望人能做“利己利人”的人。

现在所有要讨论儒家的问题，都应该以一个活生生、具体存在的人作为思考儒家问题的基础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，哪怕是克隆。因为两个一模一样的杜维明坐在一起，我并不是他，两人所处的空间位置不同。这是儒家非常坚持的一个观点，因为不同，每个人都有特殊性，包括族群、性别、年龄、语言、环境，甚至基本价值取向等的不同。

不仅如此，人与人之间的才智也会有很大的不同。有的人运动能力非常强，有的人乐感很好。能力的差异导致人们在自我发展时有不同的选择。于是儒家要问一个问题：伦理的能力——就是学习做一个善良人——是不是有选择性？所以我说儒家是一种哲学的人类学，是一种生命的学问，也就是说它关注的是如何培养人的素质，希望人能够全面发展。

因为人是多元化的，所以我们要考虑本末的关系，深浅的关系，前后的关系，个体和全面的关系……所谓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皆以修身为本”，就是说在伦理这个层次，每个人都应该以修身为本，这是儒家考虑的基本问题。

儒学——同情的伦理

如把伦理当做一项重要的议题，那么儒学倡导的是什么样的伦理呢？我以为，它是一个关怀的伦理，一个同情的伦理。

你在社会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，这是儒家最关心的问题。所谓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，实际上是正名的问题。君要像君，臣要像臣，老师就要像老师，同学要像同学，同事要像同事，前面说实际是什么样的人，后面说希望或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。

有人说中国的老传统是“三纲”，即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，很多最好的儒家学者也认为三纲是基本维持社会和谐的重要元素。这个观点我不能接受。我认为这是儒家的糟粕，应该扬弃。但“五伦”在某种程度上是健康的，君仁臣忠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妇有别（别就是分工的不同），朋友有信。

儒家不是一个僵化的思维，它从鸦片战争以后因为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一直在进行调节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经过了西化和现代化以后的儒家，是适应新时代后体现出来的哲学和人类学，它的核心价值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在今天具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。这些价值不仅在维持一个社会的安定上能够起非常大的作用，还对人类社群的重组都有一定的说服力。

还有一个必须强调的问题：就是每个人的特殊性和公开性（开放性）两者如何结合。也就是它如何处理个人、家庭、社群、国家、人类乃至生命的共同体和宇宙的共同体。

我们必须超越个人主义，特别是狭隘的个人中心主义，必须超越家族主义，不能够陷入地方主义。儒家也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，而能够和鸟兽植物的生命共同体合在一起。

儒家之人文精神

儒家的这一套思想，以人为关系网络的中心点，而这个中心点落实在每个活生生的人身上，同时有开放性，逐渐的展现，能够和宇宙大化连在一起，这是我们真正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。这样一套思路今天能否为我们展现一个比较全面、深刻的人文精神呢？

我认为可以。举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。1968年12月24日，因为太空人的关系，人类第一次用肉眼看到地球。我们了解到我们生存的地球，它的土壤、水源、空气都很容易受到伤害，物种的减少、土壤的流失、水源的枯竭，甚至空气的污染引发人类的存活问题、环保问题。在这样的前提下，儒学开始体现出它在现代社会的价值，即我们可以和世界任何东西发生一种血肉的联系。一只鸟受伤了，你会感到遗憾，虽然不会像看到人受伤一样震撼，但还是会有所触动。即使你看到草木被摧残，你还是会觉得不好。尽管这种情感是有分别的，不是博爱和一视同仁。

这种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有一种浪漫的意味，那么它和现在最强势的思想能否进行对话、共鸣甚至双赢？

什么是现在最强势的思想？我想最强势的思想是从西方来的，就是市场所带来的动力。市场是创造财富不可或缺的机制，但如果社会变成一个市场社会，也就是市场化的过程影响到社会其他的组织，比如说大学、慈善事业、职业团体，乃至人际关系，这个社会面临的就不仅是不稳定、不和谐，甚至会解体。

理性动物明确自己的利益是什么，在法律的前提下，尽量从自由市场中扩大自己的利润。尽管市场不一定是自由的，也常常不完善。这种观念体现在西方的第一个价值就是自由。

此后，西方经济学家布坎南意识到，虽然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，但不是唯一的。除了自由以外，应该还有“责任”的问题，没有责任市场社会不可维持。最近，他又提出，除了“自由”、“责任”以外，还有一个“善心”的观念。

这是一个新出现的伦理，就是越有权、越有势力，越能够掌握资源、掌握信息的这一批人，应该对人类付出更大的责任和关怀。而这正是儒家倡导的同情伦理。

这种同情伦理包含四个向度：个人、社会、人类如何与自然取得持久和谐、人心和天道如何相辅相成。这些问题都牵涉到“和”。

儒家之“和而不同”

论语说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所以“同”和。

“和”是有分别的，甚至可以这样说，“和”的对立面不仅是“乱”，而且是“同”。而“异”的差别是“和”的条件，没有“异”就不能“和”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非常深刻的智慧，北大的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一个公元前 500 年左右的故事。晏子和齐侯及其臣子聊天，齐侯问他：你看我们两个很“和”。晏子说，你们两个很“同”，不是“和”；如果是“和”的话，应该“君甘则臣酸，君淡则臣咸”。

另外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，就是如果要绘画，就要各种不同的颜色，如果是一种颜色绝对没有办法绘画。

“和谐”的观念来自“异”。1978 年我到武汉进行学术交流，那个时候随县出土了 2000 多种中国战国时代的传统乐器，每一件乐器都有它的特征，正因为它不同，所以奏出来不同的声音，互相调剂，就成为乐曲。

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，如果是烹调，如果是艺术，如果是音乐，那么谁是大厨，谁是画家，谁是指挥家？从现代这个角度来思考，我比较倾向民主文化、民主政治。就是社会需要各种不同的力量来协调，有政府的力量、学术的力量、媒体的力量及企业的力量。

我们在座的大半都是知识精英，我们有责任不仅对我们自己，对我们亲近的人好，而且要慢慢向外扩张。儒家的基本精神就是自己先安顿好自己，然后能够再帮助别人。社会中很多人能够这么做，那社会就会变成一个温情的社会。

当然，“同”也是非常重要的。“同”有两个意义，一种意义是不健康的，就是单调的，一种声音，一种颜色，一种佐料，它不能够使社会有序发展，不能够使社会资源丰富；但另一方面，志同道合就很好。同乡、同辈、同学、同门这些都是很好，因为殊途同归，它就丰富了。所以怎样协调，怎样能把紧张逐渐的减低，把冲突和矛盾消解，那是我们的目标。

“异”是“和”的必要条件，这对儒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挑战。因为儒家是一个融合的思想，正因为它是融合的思想，有些人认为它是中庸，为了“和”，牺牲了原则，有很多的缺陷。

其实儒家的核心价值可以帮助儒家对于“和”的观念做进一步的提升，“和”在儒家传统中应该有一个“中”的方向性。“中”的观念是不偏不倚的，但也不是简简单单把各种差异性混在一起，是有原则甚至在具体的时候是有抗议精神的。

儒家之仁道

从文明的对话这个角度来看，儒家传统中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恕道原则，应该有儒家的核心价值“仁爱和人道”这样一个积极原则在后面加以支撑。

“同”的思路和“和”的思路有很大差异，也就是说，后者是个复杂体系，内部有障碍甚至有冲突矛盾，但是整体思维整体方向能够协调。这种情况下，对话成为重要的机制。为什么强调对话？第一个就是在培养我们听的能力，第二就是扩展视力加强自己反思的能力。因为跟他者和不同的观念与不同的思想信念能够照面和对话，才能对自己的见识有进一步的超越。

“仁”的价值是一个普遍的原则，它有两个特色，一个特色“觉”是一种滋润的伦理原则，所有其他的价值都要靠人来支撑，这个价值才能够充分体现这个理念；另一个特色“健”是一种创造，是一种生命力，是能够发展的。所以我认为如果能够通过“仁”的滋润达到“和”，这个“和”就应该是有丰富的内容，有活力，有创造力。

文章来源：浙江人文大讲坛
第 87 讲，2010 年 6 月 24 日